

綱鑑會纂卷之三十二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遂傳以位壽六十一帝在東宮初無失德是時強胡逆發國

事已去立二年金人入寇逼之北行紹興三十年祖于五國城悲夫

綱丙午靖康元年

金人會四年口西遼延慶二年口夏元德七年

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

失

丘文莊曰

按史曰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沮抑言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諺嗚呼後世為國

者當使言路與城門並開天下國家豈有危亡之禍哉

綱金人入相濟州

相魯二州名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口鑑方

城門言路開閉

南朝可謂無人

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廸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

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旣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

使何瑨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

者無一人敢拒金人遂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

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

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昉同知院事

綱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

之開府尹聶昌怨黼遣人殺之**○**太上帝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韓離不

濟河卽下詔親征以蔡攸爲太上帝行官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帝

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帝如亳州蔡京蔡攸童貫皆從行於是百官多潛遁辛巳

上皇至鎮江

以李綱
為東京
留守

願留守
以救一
城

李綱莫
能將兵
否
李綱願
以死報

李綱諫
帝出幸

鑑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桄副之金幹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覽幸

襄鄧襄州今襄陽府鄧州今南陽府鄧縣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

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叅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

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

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

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

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

綱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

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

六軍皆拜伏呼萬歲
李綱治具

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今勿致疎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口

綱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綱金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帑借上

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

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如所生

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資口

綱時

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聞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

安危在此一舉

孝等王割地請和綱曰解之復可綱曰此一舉

綱請行帝不許而綱曰老危在此一

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綱賊之斬首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

命李晚使金軍韓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

錢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

書中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

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偕來索

賂綱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稅至李邦彥勸帝從之帝括

府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

言金人所而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綱之何以

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佐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
不可者許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無援將所欲亦將速歸此時
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矣言都城破在旦夕尚
何有三鎰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較之不能與國求去帝懸諭之
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依其言以張邦昌
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力主和議
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並不許康王與邦昌
乘筏渡河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

張時泰曰

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有向使得

迷其請而至韓之軍必有攝服金虜之言如顏真卿
之於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
秦是也外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
不可不行於
而致國破若
者人乎人也何尤

馬忠欺
金師

仲師道
帥師人

援天下
為者種

金使拜
跪稍如

金兵攻通津京陽等門李細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眾數千何

權方戰而死

金師退于孟陽

金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

馬忠敗金人于天

順門外

金騎大掠于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金師遂收歟為一西路和通援兵得達

金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京金人稍扎時師道年高天下稱

為老种見帝言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

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

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煎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被病命毋

拜許肩輿八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

彼為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

李邦彥不從廣義

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制徒以挫金虜之堅甲利兵可矣夫何欽宗昏庸

而不能遂二
公之願情哉

許浩曰種師道帥師人援直偏金營金人懼徒若稍北欽遼騎但守

師道言

婉而且

直

師道使李綱督宿衛之士城守金人雖築進不得城退無所據孤軍
深人其能久任而求以得志乎奈何欽宗或於李邦彥之說一意不
和雖有師道不能用也顧以講和謀於師道對以餘非所敢知之言
婉而且直欽宗不悟良可惜矣及乎和卒未成又惑于姚平仲子弟
之謀輕師敗績雖有老種莫措乎足遂至稱姪割地
括金人質以和馴至金人再舉舉族北轅可勝惜哉

楊時為

諫議

書兼侍

謝表

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曰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

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

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不忠

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城城仍用關人覆

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綱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

賜死太學生陳東張洵歷數其罪惡遂取開封吏護送至貶所八角鎮縊殺之

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

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戮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

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賊

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

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

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

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應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土不得速戰為

言帝以語綱綱王其議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平仲

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

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帥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封丘門

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

神臂弓射三百步能洞札最為利器

鑑金幹離不使王炳來詰責違誓用兵之故且更召他王為質

時金責違誓張

邦日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故更召

○

炳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

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觀征行營司

廣義

當幹離不之圍汴京也其可憚者惟李尚書而已今焉既罷則知當時宋亦無可恃者而金人亦輕所憚哉

鑑宇文虛中如金師

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鑑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

所稷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搥壤

登聞鼓誼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衆皆奮

李綱自任天下之重擬宋以李綱為

京城防
禦使謝

陳東得
好惡之

正
除元祐
黨禁

擬宋以
楊時爲
國子監
祭酒謝

表

生忠

三者救
時之急

躍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神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

蹇齋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

發明
前書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大人此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以得好惡之正矣

鑑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同馬光太師

綱廢苑囿官觀可以與民者

鑑以楊時爲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乞用李綱吳

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充成

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張時泰曰
上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可以崇正學次書以苑囿官觀與民可以得民心至是書楊時爲國子祭酒可以定國

論是三者實救時之急務也歷書於冊有可觀矣

三鎮界
坐人

金幹離不使王炳來更以肅王樞爲質於金康王構還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圍

乙巳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

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

解嚴不治裝也顏師古曰謂解散無嚴也

神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

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

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綱李邦彥免口

綱

邦彥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升昌等阿順趨諂而

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

綱

姚古神師中折彥質等師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古等以兵勤

王凡十餘萬人至汴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送之且戒侯其

綱子宰

間可擊則擊將士踴躍而去

綱種師道罷○鑑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

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

于楚漢宣帝不老趙克國而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老將收功者難

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

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

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廣義

師道為時名將華夷著稱而金人素所忌憚者也嘗國步艱難之日無故而棄名將適足以壯敵人之志而自促其敗也

丁南湖曰

種氏自也衡立功感動羗夏諸于古等俱存將才至其孫師道師中三世號山西名將欽宗乃嫌師道之老蓋非不

知老成之當用也後恐其戰勝攻取結怨於金而不遂一時苟安之志故託言其老以罷之耳

老將收功師道雖老可用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

今沁州

隆德府

今潞州

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

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張確死節

呂氏中

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
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

治開邊罪臣蔡京等爵有差

以陳東之言也時
三人皆在大上行

梁方平伏誅

以聶昌為東南綏運使未行而罷○**初**太上南幸童貫高俅等以

兵扈從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往圖之李綱曰便昌所圖

果成震驚太上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剗南

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

李樞密
識時達
權

徐處仁
言不當

棄三鎮

革弊當
以漸

而定帝從之廣義

分註載李樞密之言可謂識時達權者也欽宗從之亦為當時之慶惜乎行之不勇決耳

綱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桌音栗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

樞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

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宜和問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

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

時之忿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也日

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

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廣義

辟賢棄征若可以傾否矣然而否終不能傾者以唐恪一人在焉識者恨之

綱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

韓離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糧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李邦彥

奉使許地李稅李鄭鄭望之等其太原中

山河間三鎮堡寨陵寢所在誓當固守

○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

至破敵而三省令護送出之韓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

師中因進兵以逼之韓離不遂出境

綱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目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

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玠李綱

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

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願回鑾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

出玉帶
金魚象
簡賜綱

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

本綱

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